

在孔庙，遇见一群古树

□杨建

曲阜孔庙里头的树，似乎都是吮吸着人文的养分长成的，有故事蕴藏，有情怀附身，有记忆储存，特别是那些千年老树。可以说，在孔庙遇见每一株古树，就像遇上一位圣贤先哲，都不由自主地要趋前恭谨肃立，凝望一番，朝拜一回。

走进孔庙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不是古老的庙宇建筑物，而是那些同样古老的参天大树。庄重傲然的柏树，蓊郁遒劲的槐树，苍翠典雅的银杏……郁葱葱的林海，簇拥着朱红的殿阁楼宇，从高处俯视，孔庙就像一片绿叶漂浮在海上，这就让原本过于庄严肃穆的建筑，不缺灵动和柔美。

在孔庙，我就遇上了这样一群古树。走过大成门，我在一块石碑面前停下了脚步，石碑上的“先师手植桧”几个朱红大字，十分显眼。桧树也叫圆柏，是一种生长缓慢、树龄很长的树，这棵孔子亲植的粗可合抱的圆柏，经历了风霜雨雪的洗礼，树身上满是岁月的痕迹，树干笔直高耸，树皮褶皱灰褐，枝干虬曲苍劲，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它那坚韧的毅力和悠久的生命历程。两千多年过去了，这棵先师手植桧为何还枝叶繁茂挺拔壮硕？原来，它也历经了数次枯

荣，老根新芽、枯木逢春延续至今，它就这样用鲜活的方式，向人们昭示着儒家文化的起伏跌宕和绵延不绝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这棵树，也被人们看作是孔子深邃厚重思想的象征。

在孔庙大成殿前左侧，人们都会对着一棵树站立一会，或上前抚摸，或退而仰视。这是孔庙最古老的汉柏，树龄已有2100年，根基处，盘根错节的浮根，犹如一条条卧龙俯伏于地上，俩人才可合抱的老干，却似一根擎天之柱直顶穹苍，树冠顶端，几株虬枝盘旋苍劲，造型奇特，宛若天然雕塑。看见这棵树，就会想到这是一位皓首苍颜、阅尽世事沧桑的老人，在默默地向来者诉说着被光阴过滤下来的故事。在漫漫的岁月里，风吹它不倒，雪压它不垮，虫害它不枯，依然昂首挺立，揽风雨入怀，聚天地精气，在大成殿前恭默守静，陪伴千年，守护着一方文脉绵绵的天空，述说着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，也见证着朝代的兴衰起落。

走近孔子墓园，祭拜先圣的人们，又会在一个小方亭面前止步静立，这里就是“子贡手植楷”处。楷树，即黄连木，这棵黄连树，是孔子死后，由他的弟子子贡，从卫国奔丧时带回的树苗所植，并在此“结庐”为师守墓六



年。不过，那棵楷树已在清康熙年间遭雷击焚毁，现仅存一段树桩。康熙帝为感念子贡敬重师长之诚心，亲立碑亭以此示纪念。这段被亭子围护起来的树干，弯曲粗糙，斑驳干裂，表皮已经形成一层碳化，看上去像木头，摸上去像石头，但它枯而不蚀，深深扎根在大地之上，以一种屹立不倒之姿势，向来人诉说着千年往事。从此之后，楷树，也就成为了尊师重教的象征。

从金声玉振坊到圣迹殿，一路走过去，孔庙值得细说细看的树，何止几棵。唐槐、龙柏、凤桧、五柏抱槐等等，孔庙千年以上的

树数不胜数。它们有的被岁月雕刻成秃树枯枝，却依然在风中挺立不倒；有的已经是风烛残年，内朽外生，但依然展现着一种坚韧和肃穆的美；有的扭曲旋生，或倚墙斜立，或缘石而坐，似一幅古拙的国画。风吹过树梢，沙沙作响，就好像听到传承千年的文化在律动，阳光从树叶间洒下，安详而温暖，好似沐浴着先贤的精神光泽。孔庙的千年古树，已经不单纯是一棵棵树，而是一座座时代的丰碑，一个个历史的记录者，是自然与深厚文化的融合。

走过朱红的墙院，仿佛穿越千年时光，每行一步，每看一眼，

都深觉孔子的儒家文化泽被发肤。可我还意犹未尽，又转回孔子聚徒授业的杏坛，恭谨地站在杏树下，微风拂过杏树，发出的声响犹如丝竹，感觉就像听到先圣杏坛设教在传授六艺，此时，眼前就有我的老师们的脸孔一一掠过，心里涌起一股领受教化的感动。

离开孔庙时，我拾起一片掉落的银杏叶，回到家，签上了地址和日期，将它夹进一本早年间买的《论语》里。我想，当我再度打开这部书时，孔庙的灵光，可能会照进书本的一页一行间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浙江省作协会员）

遇到海草房

□聂国雁

去年暑假，我和爱人从山东石岛沿228国道驱车返回东北。这条被誉为“中国最美的滨海公路”，依山傍海，景色秀丽，空气清新。我们不急赶路，一路走走停停，傍晚就寻民宿落脚。

沿途，蔚蓝大海与天际相接，渔船海鸥动静相宜，路两旁的粉黛草随风起伏，如粉色海浪般迷人。在荣成段行驶途中，海边一座公园映入眼帘，其中，几座尖顶房远看似欧式建筑，凑近细看，竟是人字架尖顶房，整个房顶铺满“草”。我猜测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荣成海草房，于是停车一探究竟。

只见屋顶呈三角形高脊大陡坡结构，屋脊倾斜约50度，苫盖的海草最厚处达4米，还用网状物笼罩。经询问得知，这些海草房是后建在景区的，真正保存完好的民居海草房，集中在港西镇巍巍村、宁津街道东楮岛村、烟墩角村等地。荣成海草房作为山东胶东半岛沿海极具特色的生态民居，此番不期而遇，令人惊喜。

史料显示，荣成海草房的诞生与当地自然环境密切相关。荣成沿海，气候湿润，夏多雨、冬多雪。生长在浅海的大叶海苔等野生藻类，经海水浸泡冲刷，富含盐分，具有防虫蛀、防霉烂、不易燃的特性。用其苫盖的屋顶，能抵御海风，还会在雨水冲刷下愈发紧实，可历经数百年不腐。海草房自秦汉至宋金逐步形成并流传，元明清时期走向繁荣，现

存最早的已有三百多年历史。

这引发了我对海草房的浓厚兴趣，为了一睹真容又不耽误行程，我决定前往较近的烟墩角村。抵达后，村子里海草房相对集中，高脊陡沿，尽显厚重古朴。房屋朝向各异，街道规整干净。墙壁由天然石块或砖石混搭堆砌，虽斑驳却坚固。

据说，盖海草房需历经备料、垒墙、苫顶等七十多道纯手工工序，苫顶最为关键，海草要层层下压，每层仅外露十厘米左右。海草含大量盐分和胶质，苫成的房顶耐久防腐，与石料墙体配合，使海草房冬暖夏凉，居住舒适。而且，这种天然建材废弃后易降解，无污染。

随着社会发展，年轻人多选择现代楼房，许多海草房因年久失修而破败。2006年，海草房技艺被列入国家“非遗”名录，此后，政府和各界纷纷采取保护措施，进行维护抢修与开发，鼓励村民经营民宿，实现传统与现代融合。

如今，海草房不仅是建筑，更是胶东独特的文化符号，其建造工艺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。它被称为“活的中国生态建筑标本”，2024年烟墩角村荣获世界“最佳旅游乡村”称号，成为胶东沿海生态文化的象征和全人类的宝贵遗产。

回望静静伫立的海草房，它们承载着数百年历史文化，散发着浓郁的渔家风情，值得我们用心呵护传承。

（本文作者为黑龙江佳木斯市作协会员）

打卡淄博“小箭扣”

□宋斌

业”了。

在城子村淄河岸边有无污染的天然泉水，成为虹鳟鱼、鲟鱼、三文鱼养殖基地。据说泉水养殖的三文鱼比海水养殖的还要好，颇受客户欢迎。

淄河是淄博人的母亲河，过去部分山村吃水困难，为此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历经近二十年开工建设淄水西调和引淄入坪工程，共开凿山洞8条、修建倒虹吸、渡槽，建方塘8座、扬水站6个、打深水机井3眼。一级扬水站用直径一米粗的水泥管道从淄河沿山体向上引水至泵站。

一根根笨重的水泥管道，在那个没有机械化起重设备的年代，不知道是如何靠人工爬坡搬运、精密组装为一体的。尤其让人惊叹的是，泵站水泥渡槽底部设计为圆弧形，不仅坚固，而且让水流更加流畅。一百多米、接近七十度的“天梯”堪比北京箭扣长城的难度，因此这里就有了“小箭扣”的称号。

山体渡槽宽深不到两米，据说有三十公里长，全部就地取材用石头砌成，行走在上面确实令人十分震撼。

被命名为“铁姑娘隧洞”的是一条长约七百米、由一群十七八岁的姑娘一锤一凿开出来的隧道，开凿了近十年。在那个没有掘进机、破岩机、盾构机的时代，仅靠原始的人工方式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真是难以想象。隧洞内伸手不见五指，漆黑一片，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”，

平时登山包里的头灯和手电又派上用场，七百多米我们走了近一刻钟，而铁姑娘们走了近十年！据说这隧洞是从两头同时开凿，几乎没有偏差打通，在那个时代是如何定位的，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出来隧洞我们继续沿水渠前行，要去看四百米外的仙人桥。原来“仙人桥”也是水渠，只是架在空中十几米高的两山之间。当初为了行人方便，在水渠上拉起两根直径20毫米的钢丝绳，桥面铺上一层木地板，人们可以平稳过去。

初春的柿子树上还有不少风干的柿子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。去年秋天没落的柿子在山阴处逐渐被风干，还恋恋不舍地挂在树上，如果不是用力摇晃树枝它肯定不落下来。尝一颗柿干又甜又筋道，真是不可多得的美食，比柿饼好吃多了。

山脚下的山西村在十几米高的山体悬崖上还有座上下两层的“洞庙”，始建于清代雍正六年，供奉的是顺天姑和石大夫。相传顺天姑是天上仙姑，下凡到池板村的一户人家，护佑着当地风调雨顺，百姓感恩遂建庙供奉。石大夫其实就是泰山石敢当的化身。在我们章丘普集东岭山西侧鸡冠峰下，还有块百十吨巨石，长得像个人脑袋，还有鼻子有眼的，据说就很灵验，有求必应，《章丘县志》都有对它的记载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市作协会员）